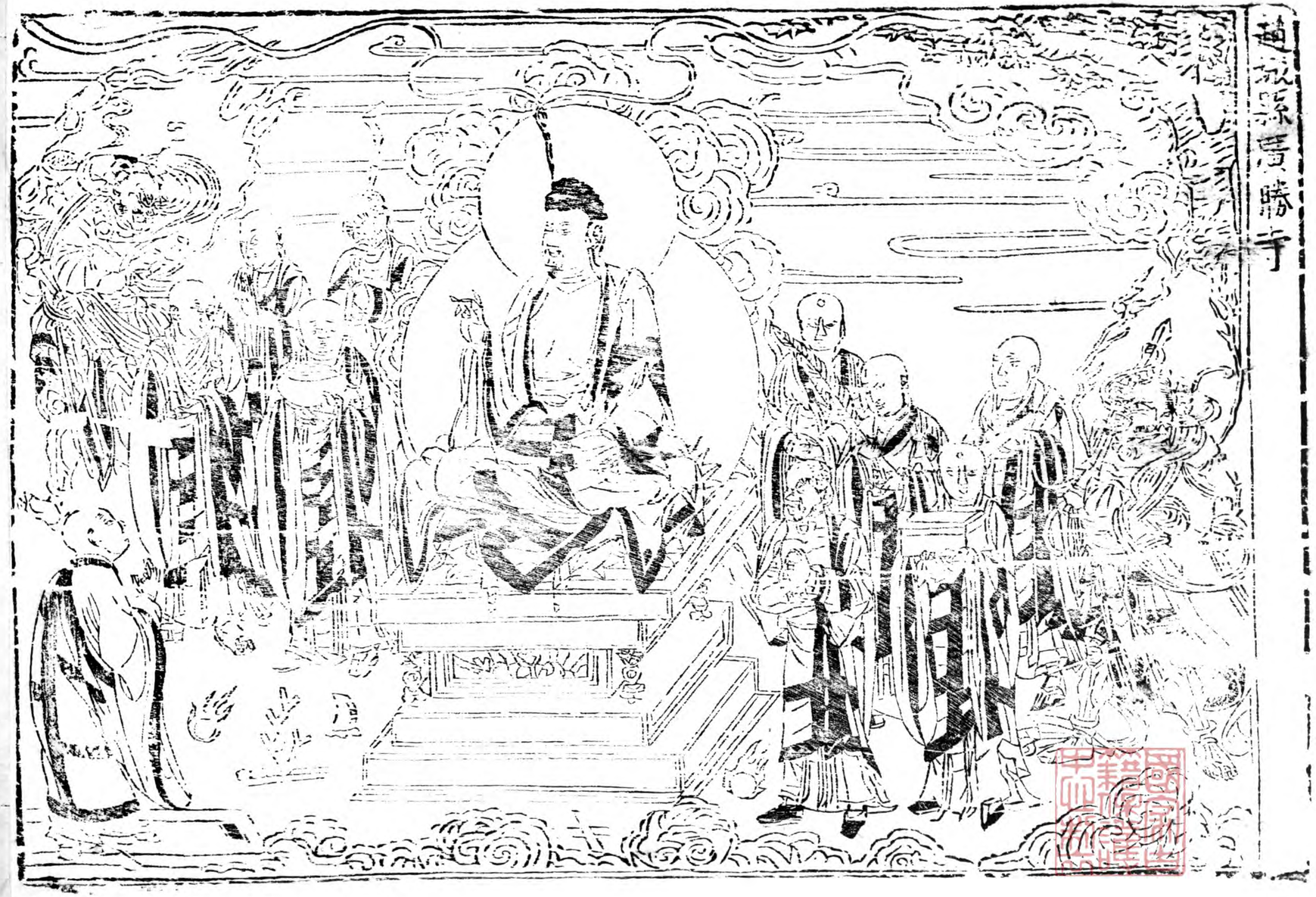

高僧傳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高僧傳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密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喜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illegible]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餘方始曾是為益乎乃擔以志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

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

所居安樂今餘方始曾是為益乎乃擔以志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占以所夢通人傅毅奉荅曰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擔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平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万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閒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

万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
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来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閒行而至既
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
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
生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
部移都寇亂四部失不傳江左唯四
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
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
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
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
寫置清凉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
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
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
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
世界終盡刼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
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
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
見羣鵰忽謂伴曰鵰云應有送食者
須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隽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弟出家修

須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隻異之
聲畢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弟出家修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
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
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
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
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
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
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
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
即道地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
部義理明拾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勸焉
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
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情稱每輙
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
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彎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盈

大乱行路逢一少年雙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盈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閑雒擾乱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郯亭湖厝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泰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厝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郯亭厝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珎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人不怪也神從牀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唄數番契蟒悲淚如雨須臾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人不怪也神從牀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賛唄數番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廣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郡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鄱陽郡甲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言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按安息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羣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見面不異見聖列

為安侯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羣譯
之首安公以為若又見面不異見聖列
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録紀
載高公不有出没將以權迹隱顯應
發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輙
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録
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
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
經又别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
來至乘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
四年可開之吴末行至楊州使人貨
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
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郴亭廟神為
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
終乘垣人迺發其所封函理自成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崑丘
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州荆
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郴亭廟
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
末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蟠死葬案墨
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
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
郴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閲羣經詮録傳譯必不應謬從漢
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

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
邨亭廛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
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
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
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
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
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文業會稽陳
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惠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
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
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
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
所明威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
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
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
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楯正
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
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
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
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
為謬說過乃懸矣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
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專譯梵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賫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弃文在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三昧讖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雒陽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為已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類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

淮人綺年類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
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
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竺支曜康巨
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
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
起等巨譯閻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
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
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
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
云孟詳所出弈弈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
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
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
四圍陁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
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
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
聊取覽之湛然不解鄰憩重省更增
惛懵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
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
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鈎深別
有精要於是賫卷入房請一比丘略
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
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弃捨世
業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

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弃捨世
業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
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
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
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
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
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
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
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
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陁
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
陽出曇無德部羯磨又有沙門帛遠不
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
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
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
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
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
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
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

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稟受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取集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外人入境自稱沙

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

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
矯異有司奏曰有外人入境自稱沙

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
帝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
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
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
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
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
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
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
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
凡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
伸二七亦復如之權呈疑欺誑將欲
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
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法靈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
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
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
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
自手執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
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
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晧即正法令苛虐廢弃淫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晧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晧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晧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晧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是耶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晧即正法令苛虐廢弃淫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晧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晧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晧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晧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是耶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

報應何是耶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傳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晧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理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晧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晧晧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尒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晧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為大神晧心遂悟具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閑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晧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辯甚精要晧先有才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晧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晧先有才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晧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宮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晧性兇麁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弥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辭喻等並妙得其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摸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晧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武咸和中蘇峻作乱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懈慢三寶　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寺今孫綽為之賛曰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
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
故圖寫厥像傳至今孫綽為之贊曰
會公籌瑟 實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厲幽夜振 拔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嵇晧打試舍利謂非非其權時余案晧
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
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
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
更試神驗或將晧也

維祇難本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
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
事異道猜忌釋子乃勵之門外露地
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
之火欻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
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
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
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
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
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賫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疊曇鈔經梵本曇鈔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万言遇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蔫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蕊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孔孔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勌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未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新採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

曰人之元德遂使清泉殺流水竭

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未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薪採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輟流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辯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　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西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東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疋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月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君父子此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經領必正凡所譯經維不

辯如婉顯而宏達伏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卅則近本其見解若此獲世

執筆詳校安公去讓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經領必正凡所譯經維不

辯如婉顯而宏達攸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村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　而化道周給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辰靖夜輕談講道于時西府初建後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耻恨每加讒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

加讒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煞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卷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卷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冨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撗煞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鑠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

次被鑕械來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正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畢身之慮撫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建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閑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然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揚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沈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

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

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尒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乱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禄周伯仁太常謝幼歟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密密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緩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密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密作名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絶歎以為摽題之極太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以為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蓋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誦咒數

千言音高暢顔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

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蹇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誦呪數

千言音高暢顔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亂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逆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隼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卒因塟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冢所後有閑右沙門來遊京師迺於冢處起寺陳郡

交隻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卒因塟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冠所後有閑右沙門来遊京師迺於冠處起寺陳郡謝混賛成其業追旃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罰賓人毅然有判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覧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来入閑中是大乗之典未廣禅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常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剎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為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跋澄又賫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靖

離俗閑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剎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

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

離俗閑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文遊中士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塊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礼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目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無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辟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羣鋒乍起戎娭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秦著作郎

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羣鋒乎起戎
嫉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
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秦著作郎
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
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
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无所
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墮於治正
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
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
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
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
晚涅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
大道後遁世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
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
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
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
求明師學通三藏無尤善阿毗曇心
洞其纖旨誦三法度論晝夜嗜味以
爲入道之府也爲人雋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急符氏
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

洞其纖旨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雋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急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万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弃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乃廣說衆經須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剡慈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旨明析振發義理衆或疑滯時王亦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弥
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
道人阿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
小未精竅耳其敷析之明啓人心如
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
罽賓沙門僧伽羅又執梵本提婆翻
為晉言至来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
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
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
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
涉外典其著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
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
華戎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
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
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
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斷疑義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内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
析研覆六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
析研覆六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宜譯
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在符
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閑中僧衆咸
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
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
多未盡遂尒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
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
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
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
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
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
念動移霄日嘗於樹下每自尅責年
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懇戎於是累
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
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弘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
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
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
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
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来入長安時姚興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来入関中同氣相求婉然若舊因共耶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為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為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為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味靖之賓披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户坐禪忽有五六沙門来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来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来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

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生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百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文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